

# 「法」的堅持

香光寺——八靜坐抗議紀實

編輯組

忍受著喧天刺耳的鑼鼓聲與嗆鼻灼熱的煙火，

在殿內外靜坐的法師們，舉著黃布條——「香光寺從來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」，

沈默嚴正地抗議非法的「香光寺管理委員會」強行接管香光寺。

## 沈默且嚴正的抗議

鮮黃的布條上寫著斗大的黑字：「香光寺全體法師抗議曾春和、林江溪等宗教迫害！」、

「香光寺全體法師為維護合法道場權益靜坐抗議」、「香光寺並無管理委員會之組織，任何管理交接儀式於法無效」、「香光寺從來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」。在清晨的寒風中，黃布條句句說出法師們嚴正的抗議。



忍受著喧天刺耳的鑼鼓聲與嗆鼻灼熱的煙火，在觀音殿（舊殿）內外靜坐的法師們舉著黃布條，默默地向欲非法接管香光寺的內埔仔村民發出沈沈的抗議——「香光寺並無管理委員會之組織，任何管理交接儀式於法無效」！「香光寺從來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」！法師們為「法」而堅持靜坐抗議到底！

民國六十三年，心志法師晉山為「玉山岩」住持，翌年，經信徒大會通過擔任管理人，職司管理「玉山岩」一切財產與弘法事務。同時並通過「玉山岩」更名為「香光寺」。



◎「香光寺從來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」，在清晨的寒風中，黃布條句句說出法師們嚴正的抗議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部分村民自行籌組非法的「玉山岩管理委員會」，並推舉立委曾振農的父親曾春和擔任主任委員，片面決定於八十六年二月十八日終止所「委託」的管理權，企圖以非法的組織強行接管香光寺。甚至還向不知情的民眾募款，其企圖顯而易見。

二月十八日前幾天，非法的「香光寺（原玉山岩）管理委員會」不僅在村中散播謠言，誣稱師父已同意交出管理權，也在報紙中夾發宣傳單，聲稱將於二月十八日「終止委託管理」，更廣發請帖邀傳播媒體、警界等人士參加二月十八日的「管理交接儀式」，宣傳車則在大街小巷透過擴音器鎮日廣播，要村民當日回「玉山岩」觀禮並吃湯圓。

## 鑼鼓聲震耳欲聾

二月十八日清晨五時十分，村民敲鑼打鼓進入香光寺觀音殿，打斷了法師們正在進行的早課，並踢走法師們禮佛的拜墊，欲進行交接典禮，法師、居士們不得已於殿內外沈默靜坐，拉開「香光寺從來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」的抗議黃布條。

村民見狀，有人便在殿內與法師爭座位，有人上前搶奪抗議的布條，也有人喊著：「怎麼進行交接典禮！」有的人則走進走出高喊著：「大家卡緊過來！大家卡緊過來！」以圓板凳圍坐在法師身邊，以大鑼、大鼓、鈎子在法師耳朵旁死命敲打著，甚至有兩個人同時左右貼耳地



◎如果沈默也是一種聲音，那麼，在二月十八日清晨，法師們正以沈默發聲。  
(本刊資料照片)

對著一位法師打鑼，欲以震天的鑼聲驅趕法師離座。

春寒料峭，陣陣寒風毫不留情地吹掠過法師們靜坐的身軀，儘管打著哆嗦，法師及居士們仍咬緊牙關坐著。敲鑼打鼓的陣容隨著第二隊、第三隊、第四隊……在晨曦乍現中漸漸增多，超高分貝的鑼鼓聲震耳欲聾地吼著「接管！接管！」為防耳膜受損，靜坐的法師與居士紛紛塞上棉花。

如果沈默也是一種聲音，那麼，在二月十八日清晨，法師們正以沈默發聲。

## 鞭炮煙塵遮天蔽日

六時三十分，天色已經大白，鑼鼓伴著舞獅旗隊一波一波地湧進殿前的廣場，已有四、五百人了，成串成堆的鞭炮像炸藥般要震開這一切，這時有人便示意把鞭炮丟向法師身上，警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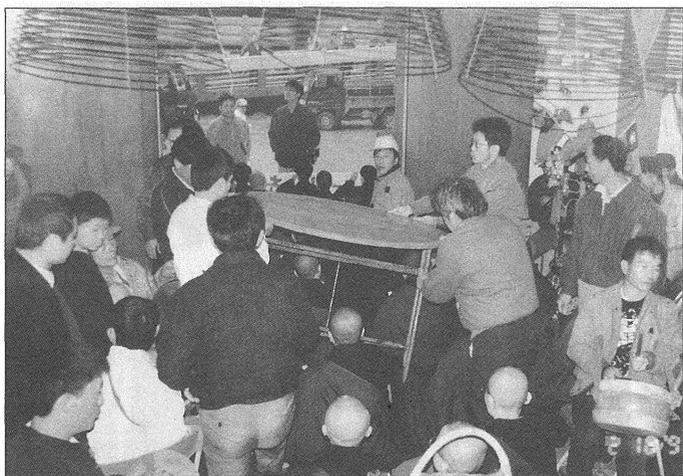
◎村民欲以震天的鑼鼓聲驅趕法師離座，法師決定護「法」到底，不容公眾秩序被「非法」強暴脅迫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發現而將鞭炮取至廣場中央時，有村民便趨前警告說：「你是不是不想在內埔仔『站起』？」

七時二十分，自稱為「香光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」的曾春和，要求靜坐法師先行離開，讓村民拜拜後，一切可以平和結束。但法師認為民眾有拜拜的自由，法師旨在抗議非法組織，欲藉人多勢眾、媒體傳播而強行接管，混亂社會公眾秩序。尤其針對他們破壞社會秩序，法師們說：「護法到底！絕不退縮！」彼此沒有交集。在短暫的協調中，鑼鼓聲暫歇，只聽得有人開口大罵「宋七力的信徒」，又說：「沒兒沒女的，沒人要才來出家！」更有極盡輕蔑之能事的話：「你們這些都給我出去，不然我要在這裡脫褲子！」「我們一個人抱一個！」

這時有些人強行插進法師與鑼鼓間，抽走法師的坐墊，有些人則在法師的身上架桌子，他們粗暴地將桌腳架在法師肩膀上，桌面就頂在法師頭上，有人甚至在暗地裡以香觸法師的



◎為達非法接管的目的，村民強行以桌子架在法師身上，企圖以暴力手段驅離法師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頭，用腳踢法師的背。種種暴力脅迫的手段，只為將法師驅離，好達成非法接管的目的。這時兩位糾察法師雙手合掌地立在架桌子的人與靜坐法師間，她們沉默地合著掌，幾分鐘過去了，原本欲強行架桌子的人只好悻悻然把桌面搬開，但桌腳卻依然架在法師身上。

不久，村民暫歇的鑼鼓與舞獅又開始了，殿前廣場的鞭炮一次比一次火力更強，濃煙挾著塵土，即使近在咫尺也無法看清東西，怕被擊中的人紛紛閃身走避。靜坐的法師、居士們也紛紛戴上口罩以抵擋濃濃的、嗆鼻的煙硝味，而舞動的獅頭就將要打在前排居士的頭上了，警察忙著在一旁遮掩口鼻，並未進行制止。法師們便以麥克風大聲高喊「警察加油」、「政府公權力加油」，鼓勵警察能仗義執行公務。村民情緒也激動，衝突有一觸即發之勢，此刻曾春和來到殿前透過麥克風安撫村民「冷靜！冷靜！」



◎村民藉舞獅以獅頭撞擊居士、法師的頭，居士們在驚嚇中僅能以布條阻擋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殿堂內外法師們仍靜坐抗議著，不時有人在她們的肩上、頭上跨過；而殿前廣場兩側，則貼著「香光寺（玉山岩）管理委員會」張貼的告示：「本廟備有湯圓及炒麵供各位善信膳用，保佑鄉親家家戶戶團圓，人人福壽雙全。」村民在臨時搭起的帳篷下炊煮，大批的婦女早已在搓湯圓、煮壽麵，切豬肉爆油蔥了！鑼鼓聲、鞭炮聲、村民的喊叫聲混合著食物的味道，在絲絲的細雨中飄送著……

## 香光寺發表六點聲明

八時三十分，香光寺舉行記者說明會，向各媒體記者說明村民非法組織管理委員會來寺強行接管的活動，並發表六點聲明：

(一) 針對二月十八日未經本寺同意之活動，本寺法師們本著觀音佛祖慈悲之心，以不引起衝突為本懷，今變成如此，實感遺憾。

(二) 關於有心人士非法組織之管理委員會，本寺鄭重聲明，重申香光寺從沒有選出管理委員會，在本



◎非法的「香光寺（玉山岩）管理委員會」於二月十八日在香光寺內張貼告示，邀請村民吃湯圓及炒麵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寺組織章程及政府主管單位登記事項中，也沒有登記管理委員會之組織，況且香光寺不需要、也不會成立不合法的管理委員會。更何況任何盜用香光寺名義成立之管理委員會皆於法無效，政府主管機關及信徒也不會接受。

(三) 二十幾年來香光寺對地方、社會大眾之貢獻是有目共睹的，尤其和村民相處得很好，已成為本鄉重要的文教機構。近日只是因為部分有心人士見前殿建築完成，故意連續挑起事端，其中之企圖不言而喻。

(四) 本寺是竹崎鄉民的信仰中心，更是台灣全島有名的佛教修行道場，絕對歡迎所有人來參拜、學佛。

(五) 本寺寺務之管理及弘法活動及其任何變更，應以尊重社會安寧及公眾秩序為前提，不能使用抹黑、扭曲、造謠或任何強暴脅迫的手段。

(六) 本寺乃依法設立及登記的宗教團體，應受政府公權力之保護。



◎成堆的鞭炮向廣場的四面八方發射，濃濃的火藥味已異於平時拜神的心意了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
## 持香婦女圍堵靜坐法師

八時四十分，舞獅的隊伍接二連三地在殿前的廣場舞弄著，平日虎虎生風的獅頭，這時隨著主人的發號施令更加有恃無恐，眼看著就要衝撞到法師靜坐的隊伍裡去了，站在一旁維持秩序的警察見情勢不對，趕忙以身體排成人牆阻擋獅陣前進。

村民眼看破陣無法得逞，又從小貨車抬下一箱又一箱的烽炮，強大的威力挾著爆破聲在綿密淒寒的雨絲裡，向廣場的四面八方發射，這時在抗議的黃布條下靜坐的法師與居士們，黑色的海青已成灰色，頭上、臉上盡是炮屑，但堅毅凜然的抗議神情始終沒有改變。

在長達四小時的鑼鼓、鞭炮、舞獅轟炸後，九時許，鑼鼓聲終於停止了，緊接著上陣的是近百位村裡的婦女，每人手持一束粗香擠到靜坐法



◎在人海淹沒下，法師默默忍受著熾熱的香灰，和被人群推擠的壓迫。  
(圖中前方蹲下的二村民欲強行抬走靜坐法師。本刊資料照片)

師的坐墊上，兩腿緊貼法師肩頭站著，熾熱的香刺燒在法師頭上，香灰也撒落在她們的身上，耳邊不時傳來婦女們的咒罵：「有厝嘔去住，住人家的廟，霸佔著嘔走！」、「要吃嘔討賺，社會的米蟲！」「吃菜人嘸慈悲，也嘔乎人拜！」「你緊交乎阮，你才無代誌！」……，幾位村民更於殿內鼓動婦女拉扯法師。這時佛桌上的香爐發出熊熊烈火，燒將了起來！群眾中有人高喊：「發爐了！發爐了！」拿香的婦女激動地揮著手中的香枝！「菩薩！您著愛顯聖啊！弟子攏來護駕囉！」「你有厝通住囉！」靜坐的法師在人海淹沒下，默默忍受著婦女的咒罵與不斷掉落的香灰，以及被擠撞人群壓迫的痛楚。

## 制止暴力，為警察加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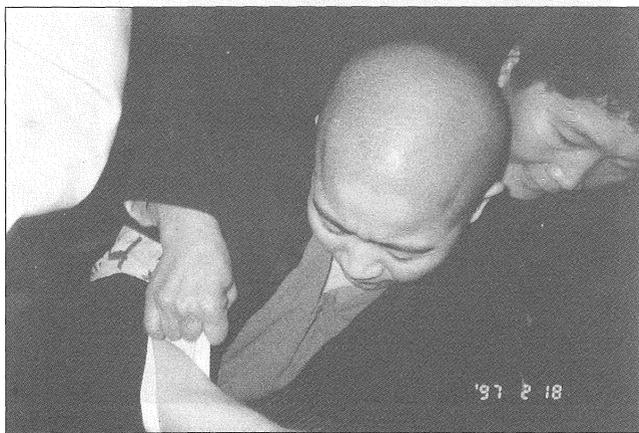


◎村中婦女激動地揮著手裡的香枝，口中不斷地咒罵著。  
(本刊資料照片)



大約到十點，嘉義市佛教會理事長會光法師於殿內對群眾講話，他說與前民雄鄉長何明哲，會同曾春和、林清亮及法師、信眾進行協調取消靜坐。就在會光法師講話的同時，有些村民不滿地高喊著：「這是騙咱的！大家毋通相信！」「這是佛教的人，當然是為她們（指法師）說話！毋通相信！」

殿內村民的情緒又被煽動起來，這時搖搖晃晃、起乩已久的乩童，被吆喝的人群，左推右擠地迎到佛桌前，幾個村民粗暴地將離佛桌較近的靜坐法師抬走，法師雖靜坐不動，仍被他們推擠到一旁去。「閃開！閃開！擋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村民邊喊邊踢法師的坐墊。就這樣乩童搖晃地踩跨過法師肩頭間的隙縫，跨出了殿門。不一會兒，又搖晃地折返殿內，「閃開！閃開！」村民使勁地推擠著殿內外靜坐的法師，「扛出去！扛出去！」他們招來幾位村民、婦女，欲強把一位靜坐法師抬起來，擠在人群中的兩位糾察法師，過來維護秩序，村民一怒之下，竟用力掀起坐墊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其中一位糾察法師坐了下去！



◎村民拉扯、攻擊法師，靜坐現場氣氛極度緊張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就在拉扯之際，一位糾察法師拿起相機欲拍下這鏡頭，不料幾位村民竟群起圍攻，撲上前去，團團圍住，扭成一團又撞倒了在後面靜坐的法師，這時竟有位不肖的村民趁機勒住倒地的法師的脖子，更有人在旁幫腔作勢，場面一片混亂！此時，在旁靜坐的法師急忙大喊：「打人了！」殿外的警察人員聞聲都回頭看到了這一幕，卻不見他們進來制止！殿外和殿內有法師高喊：「警察加油！警察加油！」只見一兩位警察走了進來，鬧事的村民這才放下了攻擊的動作。

## 爲「法」堅持下去！

僵持了五個多小時，在一波波鑼鼓強力撞擊下，

已使法師們耳力不支，恐造成終身傷害，十時三十分，在第三者協調之下彼此簽下同意書。香光寺助理發言人見岸法師也來到殿前，宣布今天協調的結果，法師結束靜坐，從殿堂中門離開現場。爐主之子林清亮對大眾宣布協調簽字認證的結果有四項：



◎戴著「香光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」名牌的曾春和，率眾欲非法強行接管香光寺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
(一) 寺方師父結束靜坐。

(二) 地方民眾拜拜至中午十二時止(二月十八日)。

(三) 地方遶境(農曆元月十六到十八日)舉行，寺方完全照往例配合。

(四) 寺方於(農曆元月十七日)後一個月內通知地方代表進行協調，若寺方因故要延期時，須於十天前通知地方改期，最多兩次為限。

豈知，這時仍有村民叫囂著：「不是要協調這些啦！是要交接管理權啦！」

十一時二十五分，小貨車又送進了烽炮，開始在殿前燃放。十二時二十二分，村民漸漸離寺，鑼鼓聲才漸去漸遠。

夜晚，今年春天的第一聲貓頭鷹叫聲在山間悄悄響起……，涼涼的夜風中傳來陣陣異味，殿前到處漫流的洗碗水餿味與鞭炮燃盡的煙硝味混雜著。喧鬧聲靜下來了，村民離去了，乩童什麼時候又會下個指示使他們再來，法師們無從知道。她們的袈裟被燒破、蹂躪了，身上沾滿了香灰，飽受傷害的耳裡，不時響起鑼鼓聲……，儘管這是一場艱辛的抗爭，她們仍會堅持下去，她們只有一個信念：絕不向非法強梁屈服！絕不讓非法的「管理委員會」用非法的手段來破壞社會秩序，她們會為「法」而堅持下去！

【見聞現場】

# 那天，我在靜坐抗議現場

釋見融 採訪

編輯組 整理

（編者按：以下內容為「菩提樹下」廣播節目主持人見融法師，於二月十八日靜坐抗議結束當日及次日，到現場所作的採訪節錄，該內容已於二月二十三日的節目中播出。）

## 我只感覺到荒謬！

釋見瀾

坐在大殿中，我一直看著村民，他們毫不留情地緊貼著我的耳邊敲鑼打鼓，那聲音快衝破了屋頂，我心想著如果耳朵也能像眼睛一樣可以閉起來，我多麼希望閉起耳朵啊！在出家的歲月裡，鑼鼓聲曾伴隨著我，在每次村民的遶境平安活動時，在「大媽」的生



日時……，我已熟悉它們了，可是今天卻成了傷害我們的武器。還有屢屢衝向我們的獅頭，不時丟近身邊的鞭炮，唉！為什麼中國習俗趕「年」的鞭炮及慶祝節慶的舞獅，竟成了攻擊我們的武器呢？

當香灰掉落在我頭上時，那刺痛的感覺，讓我想到受戒時的燃香，佛教儀式中神聖的一刻與今日村民持香的攻擊，是多麼強烈又荒謬的對比啊！他們說要給「菩薩護駕」，菩薩可贊成這種非法「護駕」？

今天我只感覺到荒謬，荒謬的不只是村民非法接管的行為，還有他們迫害人的「武器」，竟可以將神聖變成罪惡！

## 大鑼在我的耳邊敲著……

釋自印

清晨五點多，我走進觀音殿，剛坐下來就有個村民提著一面鑼在我耳邊敲，不久換個拿鈎子的敲，繫在鈎上的穗子震動所產生的風，不斷地掃拂過我的臉。坐一陣子後，另一隊大鼓、大鑼進來了，他們把大鑼移到我的耳邊，每敲一下就撞到我身上，我說：

「你撞到我了！」他只是繼續敲。我抬頭看看敲鼓的人，他也看看我，馬上就把眼光移開，我想他會心軟、手軟。可是不到三秒鐘，他竟然轉頭和打鑼的人示意：「敲重一點！」臉上還帶著笑。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心緒，平時師父總是告訴我們：只有少數人有不好的居心，大部分的村民是純樸善良的，只是不了解而受到蠱惑，我們一定要以慈悲清明的心來看待這件事，就把它當作課程來學習，憤怒只會造業，對彼此都有不好的影響。所以當他們這樣對待我時，我還是靜靜地坐著。

我看到他們用力地敲鑼打鼓，手酸了就換人，打疼了就戴手套，打累了就休息，剛換人進來時，聲音特別響！我在殿內整整坐了五個小時，到現在耳朵還聽不清楚外面的聲音。我誠心地希望村民回家後，回想起這件事時，能夠生起一點點不忍，以及一份清明的心，不要再受到蠱惑，也希望他們在對待別人時，能有多一點點的同情。

## 護「法」到底！

釋自訓

當時觀音殿外，舞獅隊伍由鑼鼓護送進來，成串的鞭炮燃放著，煙霧迷漫廣場，夾



## 爲什麼硬要把她們趕走呢？

羅先生

雜陣陣叫囂聲：「如果你們還不起來，我們就要衝進去了，看你們怎麼辦？」此時在殿裡，三隊鑼鼓同時敲打，他們甚至把鑼鼓靠在法師耳邊死命地敲擊，有位居士的耳塞甚至被村民拉掉，就是要讓靜坐者受不了自動離開，好讓「管理委員會」順利進行交接。

後來他們就煽動婦女說：「師父不讓你們拜，你們趕快進來，有位置就擠進來沒關係！」法師靜坐著，人都擠進來站立著，我在人海中被香燒灼後腦，還聽到有人說：「香燒多一點！」偶爾香灰撒落在我的頭上和袈裟上，我隨它自己掉落，有幾次被人用腳踩在膝蓋上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種痛楚仍讓我心有餘悸。整個過程中，我一直想著村民被利用的無奈，但我仍然肯定要護「法」到底。

早上我到香光寺時，師父已經開始靜坐了，我看到嚇了一大跳，場面怎麼鬧得這麼大，村民的鑼鼓聲震耳欲聾，好像要把師父逼出觀音殿，幾乎讓人難以忍受，他們用很大的力氣在師父的耳邊打出最高分貝的聲音，我邊坐著邊觀察村民的表情，也看看觀音

菩薩，看了眼淚都掉下來。

香光寺的師父所做的都是文化教育的工作，難道對國家社會沒有幫助嗎？為什麼硬要把她們趕走呢？社會的公權力在那裡？怎麼隨便糾集一群人就可以來接管一個團體？企圖用暴力造成事實，就可以把師父趕走？看到這個場面，我覺得社會的亂象怎麼這樣無法無天？大家錯用拜拜，假民主、假拜拜之名為所欲為，這些確實就是法師們要教導的對象啊！

## 只要聽不要回應！

李小姐

剛才我和師父們都在殿內靜坐，一開始我以為村民舞獅、拜拜向觀音菩薩表達誠意，頂多喊幾聲就走了，沒想到他們會變得這麼沒有理性，開口罵粗話，好幾次我難過得真想起來回答幾句，不過在早課前師父要我們以慈悲心對待彼此，不與村民結怨，只要聽不要回應，甚至他們罵都不回話。可是一坐上去以後，我聽到村民竟然罵師父光頭無頭髮，我們這些有頭髮的被沒有頭髮的洗腦了，也在這裡靜坐；這些地是村民的地，卻被



菜姑霸佔；還說師父不讓他們拜拜；吃菜的人心真黑，是社會的米蟲……，幾個帶頭的就這樣一直罵，結果旁邊的村民愈聽愈激動。有的也開始大罵，有的說要用獅陣來衝，結果那個人就在舞獅時，用力地將獅頭衝向師父……好幾次我緊張地想跳起來抓緊他們，叫他們不要這樣對待人，更何況是師父！為什麼村民這麼傻，跟著有心人起舞，這根本不是拜性禮、燒金紙的問題，說穿了都是為了爭奪寺廟財產的問題。

我不便批評今天上午警察做不好，不過我感覺警察需要加強，因為我看村民無理取鬧地擠呀擠的，有人從師父的頭跨過去，拿桌子架在師父的頭上，拿著香燒師父的頭，警察睜著眼睛都有看到，不過他們沒有反應，我希望台灣的警察能夠發揮公權力保護合法的團體。

## 請還給師父一個公平！

蕭小姐

在靜坐當中我哭了兩次，為什麼一向清淨的道場會遇到這種事呢？而且像抗議這種事只有在電視上才看到的，沒想到今天我自己會參加，結束時我又哭了，心想是不是師

父做了什麼讓步呢？我心中一直祈求著佛祖，應該還給師父一個公平。

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我的朋友被兩個村民推倒在地上，手肘受傷，我非常痛心，為什麼村民會出現暴力呢？師父就是忍、忍、忍，他們還一直欺負、咒罵，我真的好氣憤，可是我還是忍下來了，因為一出聲音，他們的回應可能會更激烈，或許會被揍也說不定。我想我們住在法治國家，可是為什麼離法治很遙遠？大家都慶幸咱台灣錢淹腳目，如果只是經濟發展，卻與道德行為腳步不能一致，難怪會得到一個「貪婪之島」的名號！

## 「你出去給我小心一點！」

呂先生

到目前為止，我的心情還在混亂和激動中，親近香光寺師父已有七、八年了，我知道這是個合法的團體，是個對社會非常有貢獻的宗教團體。今天我也在靜坐的行列中，大部分時間我都閉著眼睛，但是村民接二連三地跑到身邊恐嚇我說：「我們認識你，你出去給我小心一點！」「如果我是你老爸，生下來就把你踩死！」甚至也有些人作勢要打我，還說：「用鞭炮來炸他們！」所以他們把鞭炮愈放愈靠近，炮煙味濃得讓人呼吸困



難，現在想來都還覺得很恐怖！

當時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危，師父告訴我們，這幾十年來與村民都相處得很好，希望大家碰到事情時要忍耐，畢竟吵下去對大家都不好，所以我靜坐時一直忍耐，眼睛不張開，嘴巴不說話。我覺得師父們在這裡教導正知、正見給社會大眾，師父們都是女眾，村民動不動就來恐嚇她們，我不曉得公權力在那裡？今天有很多位警察在場，可是當獅頭往殿內衝時，我不曉得他們的感覺如何？今天身為保母的他們，是不是應站在公正的立場為正義出點力量，不能為了某種因素，讓默默付出的法師們受到這種身心的迫害，我希望政府的公權力能真正表達出來！

## 靜與亂

金先生

我今天剛好約幾個朋友到寺裡找師父，看到這場面嚇一跳，便想去了解，但無法進入觀音殿，殿內已被人海、鑼鼓、香煙塞滿了，於是我們就在廣場上看村民搭帳篷煮湯圓，到處走走看看時，聽到有人問：「師父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拜拜，不是通知我們今天

要刈香嗎？」我聽了覺得好奇怪，香光寺什麼時候變成進香團刈香的地方了？彼此有什麼誤會呢？另一個說師父要拆掉舊殿蓋納骨塔，所以不得不要來爭管理權。這裡聽，那裡聽，有不同的說詞。

在整個過程中，我看到靜與亂強烈對比的畫面，師父、居士靜坐在殿內外，他們散發出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，我感覺師父是慈悲地要感化這些村民。我也一直納悶，像村民這樣吵鬧，到底是做給人看的？還是做給佛祖看的？我發現他們是被人煽動起來的，因為我來時看到外面的馬路邊停著很多部車，類似常見的進香團，很多年老的村民並不了解來這裡做什麼，只說有人請他們來，只有少數幾個帶頭者一直說：「師父不讓我們進去拜拜，你們看這樣對嗎？」這種語言一直在那邊散佈，感覺蠻挑釁的。

## 大家都是人，何必如此？

林小姐

我看到一些歐巴桑實在很過份，拿著香放在師父的頭上，香灰都掉在師父的身上，還把香拿到師父的眼前來，我看了好難過。大家都是父母生的，為什麼要這樣對待？你



今天要來爭什麼？如果說要有個合理的解決方法，也是要有人性啊！也不能凌虐師父，屁股從師父的頭上、肩上跨過去。要拜拜就拜拜嘛！還舉起手腕來，從師父的背打下去，我難過地看著這一幕，那個歐巴桑就罵我：「你在看什麼？你在瞪什麼？」我不理她，她就一直罵，最後我實在忍不住說：「你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？」她說師父不讓她們拜拜，我說師父都很歡迎大家拜拜，「師父今天就不讓我們拜拜！」「是啊！要拜拜就要看用什麼方式來拜，你們今天用這種方式來拜拜，你看！外面的雨突然下得這麼大，用這種行為，佛祖都要流眼淚了！」

既要強行接管，卻又說要拜拜，這是個清淨的地方，他們罵師父，我看了實在很難過，大家都是人，何必如此？有事情應該好好地解決，用這種方式太殘忍了！

## 自由不能建立在破壞別人的自由之上

殷先生

我是從新聞媒體上得知香光寺的事，希望對這件事有點了解才來寺裡看看，我在電視上看到殿內外都是敲鑼、打鼓、放鞭炮的人，一般民間的信仰，有獅陣、鼓陣是很平

常的，但是對鑼鼓所放的位置我感到奇怪，因為它們就放在法師的耳邊，跟我以前的印象不一樣，我太太告訴我香光寺是佛寺，佛寺有這種情形我感覺真的有问题了。

從媒體所看到的報導，感覺與一般社會群眾運動有點類似，有幾個帶頭的，鄉下地方的百姓一般都較純樸，有的是來看熱鬧的，所以在佛寺發生這種問題，應該是少部分人煽動出來的。我不是佛教徒，不必為佛教說話，但我覺得每個人的自由不能建立在破壞別人的自由之上。我看昨天那種激烈的情況之下，警察卻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，我懷疑公權力是否還存在，如果還在，應該保護我們免於受侵害的恐懼，如果這點都做不到，我們這些老百姓對政府掃黑、整頓治安的決心都會大打折扣。真理愈辯會愈明，我希望政府有關單位能出面主持公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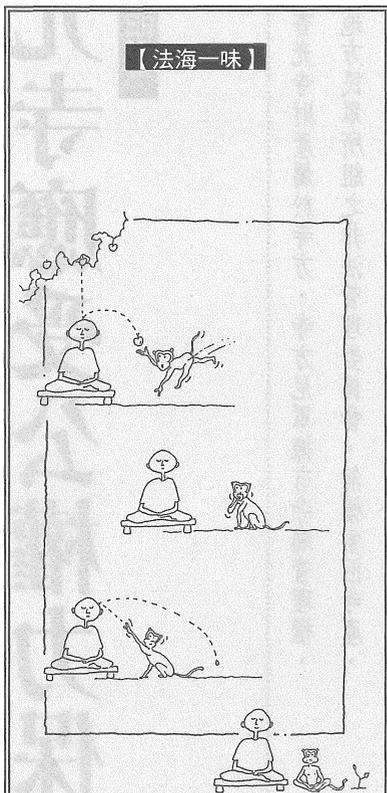
## 每件事都要說個「理」與「法」！

廖小姐

我是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看到香光寺的師父靜坐抗議的新聞，報紙上都說是因為信仰問題，師父不讓他們拜牲禮，又有人說希望師父要將管理權交出來，我就覺得事情沒



【法海一味】



《回到當下》  
周斯夫·葛斯汀著  
法園編譯群譯  
頁二六  
法耘出版社出版

有那麼單純，應該是有企圖心的人的動作。

據我了解香光寺是合法的團體，既是合法，竟然有人聚集在一起隨便說要交接就要交接，真是不可思議！我覺得師父一直在解釋，想讓村民了解與安心，但是村民的話題一直在變化，我覺得其中大有內容。我想人活在社會上每件事都要說個「理」與「法」，否則就站不住腳。要是任何人隨時都可以鬧一鬧，公權力也不能維護，那善良老百姓的保障在那裡？台灣還可以居住嗎？香光寺的規模點點滴滴都是師父辛苦募化，好不容易有清流的師父要為社會做些事，而村民卻只看到眼前的香油錢，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關鍵。